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二十四回 穿山熊大鬧兌城縣 莫父子避禍走他鄉

話說雙鞭將鄧萬雄，從呂家寨回頭。莫方之妻李氏問他們呂家寨之事怎樣了？萬雄備說一遍。並且說：「師娘啊，我師父對待我們四個人，也與我師弟莫陵一樣，我看彩娥，如同我親妹妹一般。今天我說句實話，以後我妹妹千萬別出去貪看熱鬧去啦。無論在家在外，這要看出事來，有多麼麻煩。」他們娘幾個在屋中講話不提，如今且說石祿，他來到村口，進了小巷，長腰上牆，跳到院中。說道：「老莫子，銅頭養活的鐵頭，上咱們家裡來啦。」莫方說：「玉藍呀，他們不是外人，是咱們家裡的人。」石祿說：「家裡的人，怎麼不知道我的名姓？他叫我走大哥。」莫方說：「你這裡來，我給你們哥幾個見一見。」說著話把他帶進屋中，在燈下一看石祿。這一身的血跡，遂說道：「來呀，」一齊來到西裡間。到了西屋內，說道：「石祿哇，這是你大娘，石祿雙膝跪倒，說聲：「娘啊，我玉藍給您磕頭啦。」李氏急忙說聲：「快請起吧。我家多虧你來啦，要不然我們家是橫禍臨身。彩娥呀，上前快見過你石二哥。」彩娥上前萬福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子，咱們外頭說話吧。這個大妮子，我可不跟她說話。」莫方說：「好。咱們外頭來見吧。」當時到了外屋，這哥五個上前見過石祿說：「二哥，我們這裡有禮了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們叫我二哥，我還得叫你們大哥。」萬雄說：「您是二哥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叫你們沒地方攔，這全是誰呀？」莫方說：「這是你大弟鄧萬雄，這是你二弟李凱，這是你三弟李繼昌，這是你四弟燕清，這是你五弟莫陵。」引見已畢，他們爺幾個正在屋中講話。石祿手指一擋口，將燈吹滅。莫方說：「石祿，你為甚麼把燈吹滅？」石祿說：「外頭有人啦。」莫方一聞此言，急忙來到院中，往房上一看，見南房站著的是兌城縣的班頭。

書中暗表，那呂家寨被打得屍橫一片，呂祿在死屍群中爬著。他見石祿他們全走啦，這才從死屍堆中爬出，乍著膽子往四外一看，沒有人啦，急忙出來，便一直的向兌城縣的南門而來。這個知縣張春習，告訴各門首領說道：「無論甚麼時候，有呂家寨的人叫門，是幾時叫，幾時開。」所以如今呂祿到了南門一叫城，早有人問道：「外面何人？」呂祿說：「我是呂家寨。」守城的問道：「你是那一家呢？」呂祿說：「我是二管家。現下我們宅中是有明夥之事，失了金銀無數，屍橫一片。」守城的問道：「呂莊主呢？」呂祿說：「是我家員外，命喪家宅。」守城的頭目一聽，趕緊拉門落鎖，城門開放。頭目一看呂祿一身血跡，呂祿進了城，到了縣署。命人往裡回稟縣太爺，就說呂家寨出了明夥之事，搶去銀兩無數，屍橫一片。劉春說：「呂管家，你可知是那裡的匪人？」呂祿說：「是由莫家村而來，請大人差派衙役，將莫方拿住，此案就不難破獲。」劉春往裡回稟，縣太爺聞聽此言。急忙派官兵四口人，命班頭劉春張和，出東門到莫家村去拿走而大。堂前加話：「並把莫方一齊傳來，不准放走一人。」劉春張和說：「太爺自管放心，」隨即帶領著眾人，各持刀槍棍棒，鉤鎖繩套等物，來到東門，趕緊叫開，守城的問道：「是何人出城？」張班頭說：「我們領了縣太爺的諭下，到莫家村去拿走而大。」說著把公式遞上，守門頭兒接過一看不錯，趕緊撤門拉鎖，放了眾人出城。劉春又對守城的頭目說：「你們在此等城門，我們就到莫家村解案，少時即可回來。」

眾人出了城，不一時來到了莫家村的北村頭，劉春張和說：「這莫家村的達官，是行俠作義，咱們就把走而大拿到堂前去原案。」劉春分派這四口人說：「你們四個，在東村頭守著，你們一個人在東北村頭守著，你們這一個人在西村頭守著。」劉春分派眾人已畢，帶著下餘的□人進了村子。劉春張和說：「你們幾位隨我來。」來到莫方的房外，抓牆頭上了房。看見南房屋裡燈光明亮，當時來到南屋房上站著，聽著下面甚麼動靜。不料腳下一滑，登下一塊瓦來，吧吱一聲，屋裡就把燈光止滅。只見從南屋中躡出一人，正是莫老達官，莫方往房上一看，原來是縣裡的兩個頭兒。遂說道：「原來是劉、張二位。快請下來，你們二位一來，事情就好辦啦。呂登清在你們縣太爺該管地面內攪鬧，你們不知道嗎？他在此地欺男霸女，搶奪少婦，霸佔長女，行出種種不法之事。他要搶別家女子，我莫方不管，如今他要搶我莫方的女兒，我焉能容讓？」此時石祿在屋中說道：「老莫呀，你跟誰說話哪？你先把燈光點上。」石祿來到外面，說：「老莫子，叫這兩個人上屋裡來。兩個班頭一看石祿，身高在丈二開外，一身上下淨是血跡。石祿說：「你們兩個人上屋裡說來吧。連老莫子也進來。」三人當時來到屋內，石祿把南房的台階石起下一塊來，搬到屋中，往地上一立，兩個班頭一看這塊石頭，厚有一尺二，寬有一尺六，長有二尺六七，青色石塊，這走而大往石頭旁邊一站，說道：「我們領縣太爺的堂諭，到此辦案。」劉春問莫方說：「老達官，你認識這個黑漢嗎？」莫方說：「我認識。」劉春說：「此人姓甚麼？」莫方說：「此人姓走，叫走老二。你們二位就把這走而大帶走，叫縣太爺治他的罪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叫甚麼名兒呀？」劉春說：「我叫劉春。」石祿又問張和，張和說：「我姓張叫張和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們帶著鐵嘩啦哪嗎？」劉春說：「帶著呢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拿鐵練子把和兒給鎖上。」劉春一打怔，石祿說：「我叫你鎖上你就得鎖上他。你要不鎖，我非打你個嘴巴，你們才鎖哪。你們看見這塊石頭沒有？」說著他一伸手，照著石頭就是一掌。就聽吧的一聲響，石頭粉碎。劉春張和二人一看，石頭都叫他打碎了，嚇得他二人膽戰心驚。石祿說：「春子你快把他鎖上。」劉春無法，當時就把張和給鎖上啦。石祿說：「將把兒給我。」劉春把鐵練的把兒遞與石祿。石祿又問張和說：「和子，你有鐵練子沒有？」張和說：「有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去把春子給我鎖上。」張和沒法子，過去把劉春也鎖上了。石祿把把兒要過來。兩個人全都鎖好了，石祿對他說道：「你二人來辦案來啦，不想叫案給辦啦，老莫子，你看見過耍猴的嗎？」劉春、張和二人，都有七尺高的身量，劉春就說：「賢弟，他要拿咱們兩個人耍猴玩。」石祿說：「誰叫你們兩個人來的呀？」劉春說：「縣太爺叫我們來的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縣叫你們來，你們不會不來嗎？」班頭說：「縣太爺叫我們來，我們哪敢不來？」石祿說：「爬下吧小子！」說著往懷中一帶，兩個就爬下啦，石祿把鎖練一舉說：「起來吧小子！」把兩個班頭的脖子全磨破啦，直流鮮血，拉得這二人的脖子，就如同上吊一般。劉春說：「莫老達官，您給我們講講情吧，別叫他懲治我們了。」石祿一看，他們兩個人的脖子都破啦，遂對莫方說道：「老莫子，你把那吃飯的鹽，給他們上點，就不疼啦。」劉春這時更疼的厲害了。石祿說：「這兒有老莫瞧著，我不要猴，回頭咱們上道上耍狗熊去。」劉春張和二人跪下說道：「走二爺呀，我們家裡都有生身的老母，指著我們。走二爺，千萬在半道上別拿我們要狗熊。」莫方說：「走老二呀，這兩個班頭可是好的，在縣做官清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縣做官清，那麼銅頭怎麼不管呢？」莫方說：「銅頭是蔡京的乾兒子，知縣不用說惹蔡京啦，連知府都惹不了。因為他官職太小，所以不敢惹呂登清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縣不敢惹他，我可敢惹他呀。」莫方說：「走老二，是你跟著劉頭、張頭一路之上，不要戲耍他二人。」石祿說：「是。」莫方說：「走老二，你到了縣裡實話實說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縣問我，我實話實說。他要不信我的話呢？他要打我，我可就打他呀。」莫方說：「許老縣打你，可不許你打老縣。你要一打老縣，豈不是對敵官長，目無王法啦嗎？」莫方又說：「二位頭兒，你們把他帶到縣署回話，等他這場官司完了，我必須花重禮謝你們二人。這是知縣官清，要不然也用不了你二人。如今那走而大把呂登清摔死啦，我給他個換虎出洞。」劉春、張和一聽，連忙說道：「莫老達官，這個走老二，是您的至友嗎？」莫方這才把他二人叫到西裡間，說道：「二位頭兒，這兌城縣的知縣，是位清官，一不貪贓，二不賣法，呂登清披著蔡京的虎皮，橫行霸道，叫走老二把他摔死啦，就是給這一縣城除了一個禍害。張太爺往上回文之時，不知走老二的住居之地，因為走老二好打路見不平，到我家時正趕上他搶親，他才打了個不平。那呂登清不是他的對手，呂登清跑回家宅。走老二追到他家中，這才將他打死。他手下人等，上前助戰，這才屍橫一片。你要面見縣太爺，必須拿我一封書信去，叫太爺照信辦事。我莫方小展才學，獻獻我的筆體。要叫太爺團紗高枕無憂。」說著取出一封書信，交給劉春。莫方又說：「容等官司完啦，我將上等家業謝勞你們，咱們是瞞上不瞞下，你們回稟縣太爺，照我原書所為就是。皆因縣太爺在兌城縣，清如水明如鏡。所以我們才敢如此。」

劉春、張和隨著石祿，來到外面，直向縣城而來。來到縣衙聽審不表。且說鄧萬雄與他師父講話。叫道：「師父，據我萬雄所想，我二哥石祿，他呆呆傻傻。恐怕到了縣署聽審，雖然說是位清官，怎奈他上得堂去回話不明，那時咱們全有罪名。人家縣太爺執掌國家的王法，倘若他說話不明，那時他寫好公事通稟，出了甚麼差事，事到臨頭，那可如何是好呢？」莫方說：「依你之見

呢？」萬雄說：「依我之見，您趕緊跟他們去找安樂家庭，咱們大家給他三個六著，走為上策。」莫方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說完便來到西裡間，說：「你們母女快將家中使用物件，收拾齊備，咱們好另上別處。」囑咐好了他們二人，有兩個夥計，名叫張英、張忠。當時上前招待，然後撲奔南方。找來兩個夥計，向他們一說。李忠說：「好吧。」他們一齊來見莫方說道：「莊主，您有甚麼事嗎？」莫方說：「到是沒有甚麼大事，不過是平常小事。我們一家子，就仗你搭救啦。」張英、李忠說：「就剩下南北兩個村頭啦，方才我看見來了許多官兵，不知是甚麼事？」按下不表。

如今且說石祿，那張和、劉春在前頭走，石祿揪著練子頭，那些夥計一看，大聲說道：「劉頭、張頭，你們不是出來辦案來啦嗎？」石祿說：「甚麼叫辦案呀？案辦嗎！」劉春說：「你們弟兄可躲他遠遠的！他力大無窮，一掌能把石頭給拍碎啦，你們趕緊頭裡去叫城門，進城叫太爺擊鼓升堂。」當下有兩個兵卒一聞此言，飛身往前跑去，來到了城門洞，一叫門，有東城的官兵，開了半道門說：「有差事在那裡啦。」這兩個兵說：「你先放進我二人，好上縣衙去稟報縣太爺知道。」守城兵當時放他二人進了城。來到縣衙，回稟明白了知縣，此時縣太爺聞報，忙重整官服，立時升坐大堂。知縣張純習忙問：「差事現在哪裡？」二兵卒說：「他們在後面走著，隨後就到。」劉春、張和同著走而大，來到城門，一叫門，有守城的曹兒，名叫趙祥。開了城門，出來一看，不由一怔，忙問二位頭兒：「你們不是出去辦案去啦？怎麼叫案給辦啦？」大家一齊進了城，石祿說：「給我留著門，回頭我還走啦。」張和說：「兄長趕快叫兵卒到衙門，看一看縣太爺升堂了沒有？」劉春當派了一個兵卒前去探望，這個兵卒飛跑縣署，往裡走到大堂，一看已然升了堂。當時他單腿打躬。說聲：「報。劉春、張和領的諭，出城已將案辦到，」張純習忙問道：「差事叫甚麼名子？」兵卒說：「他姓走，名叫走而大。」知縣說：「好，叫他們來到，即行上堂。」兵卒說：「是。」當下石祿與大家來到衙門口外，忽聽裡面一喊堂威。石祿說：「春子、和子，你們聽見沒有，天有這麼暖和，怎麼會有賣狗窩？」張和說：「不是，這是喊堂威啦，接走而大的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以為是賣窩的啦。原來是接我呀。」劉春說：「對啦，正是接你的。」說話之間，將他帶到大堂。劉春張和上前單腿打躬，說：「回稟太爺，我二人領您的諭下，莫家村前去辦案，不想我二人叫案給辦啦。您看一看。我們兩個人帶上練啦。」知縣忙往下一看，見他二人，項帶鐵練，不知為了何故，又看見在堂口上站著一個黑大個，忙說道：「你二人這是為何？快著把鐵練挑啦。我每人賞你們五兩銀子，下面歇息去吧。」二人連忙上前謝了賞退出去不提。

如今再說知縣張純習，見那個黑大個兒，渾身的血跡，身高有一丈二，鹿筋繩勒緊腰間。緊雜俐落，青底心，薄底靴子。看他頭如巴門，紫微微一張臉面，粗眉闊目，大鼻子，火盆口，大耳朝懷，唇不包齒。光頭未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，竹簪別頂，很是威風。那石祿一看縣太爺，到也長得忠正，站起來平頂身高七尺，長得五官端正，面皮微紅，重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。頭戴團城烏紗，身穿團龍袍兒。自己心說：「聽老莫子說過，他是個好官，我不可錯看了他人，連忙上前跪倒。說聲：「縣太爺在上，走而大有禮。」張純習說：「下面跪的可是走而大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是走而大。」縣太爺說：「你滿口裡胡言亂道，這百家姓裡，沒有姓走的，你怎麼叫走而大呢？分明是一派謊言。快說了真名實姓，本部我必然給你往輕裡所擇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就姓走，名叫走而大。」張知縣心中所思，觀其面知其心。此人一定是個好人，他將呂登清治死啦，倒是給我除了一個眼中釘，肉中刺。因為本地面有許多土豪惡霸，他們全挑著呂登清的字號。如今這一來是全得消滅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可不能那麼問，遂說：「走而大，在呂家寨搶金銀，殺死多人，可是你一人所為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上老莫子家裡去，碰見銅頭搶老莫子的女兒，我沒叫她女兒去，我坐在他那小屋，那個小塔裡頭，這個黑就別提啦，悠悠忽忽的到了他們家，後來就把簾兒打開，給我一個蘋果吃。後又有人拿燈照，我出去啦，這兩個人這樣糟就別提啦，我每人給他們一個嘴巴，他們全花紅腦子就出來啦。」旁邊張和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走而大擊石如粉，是我親眼得見。」知縣一聽，不用說，那兩個婆子一定是死在他的掌下，遂問道：「那兩個人花紅腦子全出啦之後，又怎樣啦？」「我把兩個人收起來啦。到西屋去睡覺去啦。剛睡著，銅頭就來啦，他一摸我，我就醒啦，我問他你搭老莫子的女兒，我代他來啦。你有什麼事？他叫我黑賊。銅頭說：我愛老莫子的姪兒，我問他你愛我不愛呀？你家要有姪子，被人家搶走，你願意不願意呀？他說：我愛搶誰家的孩子，就搶誰家的，連本處的知縣全不能管。我說知縣不敢管，我敢管！銅頭拿刀砍我，被我給舉了起來，他比誰都糟，當時我往下一砸，他那銅頭就進腔子裡去啦。他們大家才拿我，被我一個嘴巴一個，全打睡啦，我說老爺哪，你怎麼不敢管他呀？」知縣說：「不用我說，再比我大一點的也不敢管他，那呂員外生前所結交的一般朋友，全不是安善良民。那麼在呂家寨殺人放火搶走金銀，可是你一人所為？」石祿說：「沒有，我一點都沒搶。」

張純習心中暗想：這也是呂登清的報應臨頭。本當秉公判斷，又礙於有他管家呂祿在此。雖然他是個好人，可是他哥哥死在走而大的手下，他也得連點心，有他在旁，不敢袒護他人。那呂祿要是回到了京都，一回稟蔡京，我的烏紗沒有了倒不要緊，就恐怕我的家眷有險。便問道：「走而大，你家住在什麼地方？」石祿說：「我家住大府大縣大村，樹林子沒門。」張純習說：「你是滿口裡胡言亂道，不動大刑。你是不招哇？來呀，先打他四□。」石祿說：「老縣你要打我，好啦，我在家的時候，他們竟打我屁股，早已練出來啦，回頭叫道：「班兒呀，老縣叫你們打我。誰要不使勁打，我是誰爹。」這些衙役一聽，全都掛了氣了，心說：誰要不使勁，他是誰的家堂佛。想到此處，上前拉倒石祿，頭東腳西，爬在堂口。張純習一聽，他不怕打。這才說：「好吧，你們每人打□下，換人再打。好追問他的口供，追出真情實話，好與呂員外抵償。」掌刑的人，有一個坐在石祿的脊背上一個人，又有一個騎著他雙腿，就把他褲子給退下來，露出屁股，將褲腰往腿下去掖。石祿說：「小子你們慢往下掖，那裡有個包兒。」石祿在莫家村的時候，吃了一桌酒席，喝了一肚子涼水。肚子裡開鍋一個樣，來了個出溜屁。薰得掌刑的來個倒仰。兩旁掌刑的掄圓板子這麼一打他，走而大一想：你們真打我呀？忙一叫功夫，將三經叫了上來。全叫在腿根之上。石祿爬在那裡打呼，呼聲震耳。這些打完了人，又換了一個人，用板子一打他，板子全毀啦，掌刑人等上前回稟太爺說：「您不用打啦，他有功夫在身。刑具損壞，他不在乎，反倒睡著啦。」此時忠良一想，心說這你就不對啦，忙叫人再加四□。石祿一聽，心說，還沒打完啦，怎麼又加上四□啦。待我裝死，大半他們也就不打我啦。想到此處，忙叫足氣功，咯嘍一聲，是閉氣而亡。掌刑的急忙回稟太爺：「走而大是受刑不過，立斃杖下。張純習忙叫人住刑，用紙薰他。掌刑的當時一住刑，石祿心說如何這他就不打啦？那衙役一看他挺了屍啦，便用手放在他的鼻孔上，看他有出入氣沒有？及至一試驗，他沒有氣啦，連忙將他衣襟解開，用手一摸他心口，到是崩崩的亂跳。這才說：「大人，此人背過氣去啦。當時倒是不能致命。」張知縣說：「拿紙薰他，用涼水噴他。」那官人照此法子一噴他，石祿暗想：噴我是乾嗎呀？我一裝死搭出去得啦。差人忙回稟說：「大人，此人噴不過來，吸呼三氣全沒有啦。」

張知縣說：「走而大這場事，是為我的紗帽而來。」趙子華說：「請示大人，不要耽驚。待我慢慢的設法救他便了。」說著便命那膽大之人，將石祿搭在西跨院，派那膽大的人在西屋裡守候著他。趙子華說：「大人，我在鏢行裡聽他們說過，這個練武人有道門，是閉氣之法。下役原聽人說過，他能憋住這口氣，一兩天能夠緩過來。」劉春當時伸手取出一封書信，連忙獻與縣太爺。張純習接了過來，暗中觀看，上寫許多字句。忙命童兒到外面看一看，有外人沒有。小童答應，連忙出去查看。少時回來說道：「回稟大人，外面並無有外人。」大人說：「好吧。」這才拆開書信，定睛觀看。見上面寫著：「貴縣休要耽驚，草民莫方，早與貴縣思索此情，皆因呂登清，他是蔡京的義子，恐怕呂某人一死，那蔡京向貴縣追問兇手。草民怕貴縣有險，請您照信辦理。」再看下面寫的是回稟蔡京，那走而大乃是保鏢的達官，在莫家村店裡住。因為呂登清上店裡去搶他家之女，未抬走姑娘，竟將那走而大給搭了回去，這才大鬧洞房。摔傷人命，小縣帶領眾人抄拿走而大。那時走而大聽見官軍一到，他竟驚嚇遠逃不知去向。小縣又去搜拿莫方，將走而大抄來。升堂拷問，他不招口供，動刑再問，不想竟立斃杖下。這也算是與呂員外報仇雪恨了。張知縣看完說道：「劉春，咱們衙門中有膽子最大的人沒有？」劉春說：「有。」知縣說：「誰呀？」劉春說：「有醉鬼王三，大膽李四。」知縣說：「好。我賞他們酒席一桌，外帶四個夥計，前去看守走而大。他要還陽之時，快來稟報我知。」劉春答應，這才轉身出來。

到了班房一看，那呂祿還在班房坐著啦。劉春說：「二管家，怎麼沒回莊去。」呂祿道：「這個走而大他有功夫在身，決打不死他，這一定是假裝死。」劉春與他在班房坐著，便說道：「李四、王三，大人有諭，叫你二人看守走而大，大人賞一桌酒席。」

李四、王三點頭答應。當時帶著四個夥計，有人將走而大搭到西房廊沿底下，六個人將坐位放好，圍著八仙桌一坐，少時廚子給送過酒席來，六個人一同的吃酒閒談。那李四說道：「三哥您看這個走而大，到是條英雄好漢。他週身沒有一處不大。」王三說：「四弟，你就不用說話啦，我提一樣他就不能大。」李四說：「您是不是竟挑毛兒？您說那一處不能大？」王三說：「咱們橫是大不了。」李四說：「得啦，您別打哈哈啦。三哥，我跟您說一句誇海口的話，問要講膽子大，敢說這全縣城，屬我第一，您信不信？要說看□個死的，也不看一個活的。一個活的竟說胡話，甚麼七姑、八姨爛眼邊二舅媽，說的你毛手毛腳，叫人害怕。」王三說：「四弟你可先別說此大話，今晚你敢給走而大一個丸子吃不敢？」李四笑道：「別說丸子，就是甚麼他也吃不著哇，我先給他一個吃也無妨。」說話之間，天時已黑，早已掌上燈來。李四左手端著一盤把兒燈，右手挾了一個大丸子，來到走而大身旁。此時石祿一聽要吃丸子，他便把嘴一撇，淨等給丸子吃啦。那李四說道：「走而大呀，我看你倒是一條英雄好漢，我們大人為官清正，可是惹不了呂登清，因此地面不靖。如今你路見不平，這才摔死他人，算是給地面除了一害。方才堂上，我家大人用話領你，你不會說。好在你會裝死，可也不是啊，可也不是真死。我家大人要不生氣還不至於打死你呢，又因為你睡覺，才二次又加四□，你雖有功夫在身，也是不成啊。可是當堂若是沒有他們二管家呂祿在堂上聽審，決不至於如此。他若聽出有一句偏袒的話，那時呂祿回到京都，向蔡京一報告，我家大人的紗帽，就算完啦。七品皇堂哪能抗的過太師呀？」

此時石祿躺在地上一聽。心中暗想：這個呂祿，我不認識呀。他怎麼一死的跟我沒完呢？我必須想個法子，也給他一個嘴巴。叫他家去，省得他去報告蔡京去。想到此處，那李四便將一個丸子送到石祿口中。仍又坐下吃酒，這個丸子就在牙牀上停著。王三一看，說道：「老四，你看一看走而大他把丸子吃了沒有？」李四此時已帶酒意，不由說道：「三哥您這是說哪裡話來啦，他是已然立斃杖下啦。還能吃丸子嗎？那可真叫新鮮，真是我們好朋友啦。今生今世我們不能交友，等到來生來世再交吧。」王三說：「那麼你去看看他把丸子吃了沒有？」李四端燈過去一看，那丸子真沒啦，嚇得他心驚膽戰。便用燈在他前後左右一照，是蹤跡沒有。王三說：「你看一看，不是被老鼠拉了去啦。」李四說：「沒有。左右旁邊，連一點渣子都沒有。這個丸子可那裡去了呢？」原來那個丸子，早被石祿給吃了。心中還想再來一個。這個好大膽李四說道：「哥哥你瞧這個丸子真叫他給吃啦？我說走而大呀，你在此地除了呂登清，倒是給我家縣太爺除了一個心病。不過有個呂祿，怕他騎快馬進京，前去報告太師去。那時我家大人必要全家給他抵償。您有功夫在身，千萬別拿我們開玩笑！現下呂祿在外班房，正與我們劉頭說話啦。這個後院是我們哥倆帶四個夥計，看守著您。沒有多大關係，您可以起來，咱們談一談。」石祿一聽也不言語。李四過去一摸石祿心口，是突突的直跳，遂回頭說道：「三哥呀，他沒死他必定會甚麼混元功，閉住自己的元氣，一裝死。我說走而大呀，你若是行俠作義之人，可以一走。再制死呂祿，那時他家沒有活口供，我家老爺倒好辦啦。你是怎麼辦吧？」石祿一聞此言，連忙坐了起來，嚇了大家一跳，石祿說：「班兒呀，我也想著制死他人，可是不認識他人呀。」李四說：「那不要緊，回頭我一叫他管家，您就可以上前給他一個嘴巴，立時打死他人。」石祿說：「班家，我從此走不行啊？」李四說：「行可是行，您必須先告訴了大人一句話。」石祿說：「我必須先告訴老縣一句話呀。」李四說：「對啦，您要一不說一聲兒，我們幾個人擔架不住。」石祿將話說完說：「我可要走啦。」李四說：「先別走，等我去告訴呂祿一聲，叫他攔住您，那時我上前叫他一聲呂管家，您上前給他一個大嘴巴，打死他，你就救了我們大人啦！」石祿說：「好吧。」說完李四來到班房說道：「劉頭呀，那個走而大真是裝死，方才縣太爺派我們六個人，在西房看著他，賞了我們一桌酒席，全被他吃了。他要走，我們攔不了他。」呂祿一聽心說：別放走了他呀，他向外走來。正好那石祿從縣太爺大堂前過，說了聲：「走而大我可走啦，老縣。」說完往外走來。正好呂祿出來。說道：「班上人快來！把他給我攔住。」劉頭說：「好可不成，別說你是呂二管家，大管家來也不成，我們太爺沒話，我們不管。」石祿上前一把將他扭住，說道：「你可是呂管家？」呂祿說：「我不是管家。」石祿問道：「四兒呀，他是管家不是？」李四說：「您問到我這裡，不敢不告訴您，他正是呂二管家。」石祿一聞此言，往過一拉他，吧的一聲，給他一個反嘴巴，當時打的萬朵桃花崩現，死屍栽倒在地，死於非命。

走而大轉身就走，趕奔東門，來到門洞，有人說話。石祿一聽那裡有人說話，原來是兩個頭領。一個叫張子祥，一個叫李山。李山對張子祥說：「你看你們當家子，上莫家村辦案去啦，他們二人叫案給辦啦，犯人倒拉著鎖鍊，進城的時候，他還說給他留著門呢。可是他摔死呂登清，給本縣除了一個害，咱們太爺沒有懼怕之人啦。」正這說話，忽然聽見正面有人大喊一聲，如同打了一個霹靂相仿。說：「班兒的，快給我開門。」張子祥與李山，兩個人一聞此言，嚇得顏色變更。李山拿著鑰匙，哪敢與他開門，連忙順著城牆往南跑去。石祿再聽沒有人言事，自己來到城門洞內，伸手揪著鎖頭，一用力磕吧一聲，鎖就毀啦。將城門大開，他出了去，如飛似的，直回了莫家村。

中途遇見李忠，由北頭進了村子，李忠忙問道：「大太爺怎麼樣啦？」石祿說：「事情完啦，老莫子在家啦嗎？」李忠說：「正在家中。」石祿說：「好吧，我快找老莫子，趁早走吧。」說完他奔了莫家住宅。跳進院中，此時天光雖然已亮，可是屋中還不□分能看出面目來，石祿進到屋中，莫方一看他渾身血跡，面現驚慌之色。忙問道：「玉藍呀，你去了半夜，怎麼樣了呢？」石祿說：「老莫子你們還不快走哪，是我到了縣中，那老縣竟打我。把我打急啦，我一掌把老縣給打倒啦，也不會動了。後來他們班上的人又來打我，也被我完全打倒，沒有一個站著的啦。」鄧萬雄一聽，說：「師父您看怎麼樣？想必是他敵對官長，咆哮公堂。一定打死了不少的人，咱們大家還得趕快逃走為是。」莫方說：「咱們應當上哪裡去呢？」石祿說：「你們拿過刷子來我用。」莫方取過一個刷子，石祿說：「不是這個刷子，」說著用手一比划的樣子。說道：「這樣的刷子。」鄧萬雄說：「是啦，一定是毛筆。」說著便將文方四寶取了過來，拿起筆來說道：「是這個不是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是它。」伸手接過來，將筆帽撤下，用筆頭在那硯台中間一抹，就成了刷子啦。笑道：「您看，這不是刷子嗎？」說著取過信紙來畫了一個花樣，遂說：「你們拿這個找馬子去，一定能成。」莫方說：「找馬子他能管嗎？」石祿說：「能管，馬子掌中一條鞭。」莫方一聽，心中大悟。他說的一定是單鞭將馬得元，是他舅舅。遂問道：「馬子是你甚麼人呀？」石祿說：「是我舅舅呀。」莫方心說：「對啦，我與馬得元神前結拜，與石錦龍過命相交，還是上馬處為是，當時告訴好了店中夥計，說：「以後無論那裡官人來問我，你們就說我們走啦。別的不知，給他個一問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」囑咐好了大家，忙命家人收拾齊備，套好轎車，拿好細軟物件，叫彩娥母女上了車。莫方給夥計每人□兩紋銀，他們這才一齊出了店。與石祿一件新大褂，叫他罩在外面。又洗了手臉，也隨著出店。莫方問道：「玉藍呀，你上那裡去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上口子，找大何去。咱們走吧。」眾人這才上了馬，出村子直向東南而來。

正走之間，對面塵土飛揚。莫方往前一看，不由大驚，原來正是一撥子官兵。書中暗表，那縣官正在書房看書，忽然聽見有人說：「老縣，走而大可走啦。」張純習一聽，不由一怔。少時劉春、張和進來稟報。說：「走而大死而復生，又打死了呂祿。竟自逃跑。」知縣忙命他二人趕奔守備衙門，請守備魏盡忠，帶官兵前去莫家村，將莫方抄來，堂前回話。劉春、張和當時與守備點齊兵卒五百，各拿長槍短刀，撓鉤套鎖，前往莫家村。魏盡忠騎一匹戰馬，手捻白桿大槍，督同大家。劉春、張和頭前引路，一出東門。盡忠問道：「莫家村是東西巷口，還是南北的巷口呢？」張和說：「是南北的村子，有兩條大街。他住家是南村口內往西小衙衛。」盡忠說：「我帶人別進北村頭，那走而大一進莫家村，莫老達官有慈善之心，一定攜眷逃跑。咱們莫若順北村口外過，往回再抄。他們有意逃跑呢，一定是奔山東一帶，那時正往遠逃。一定攔在網兜裡，咱們伸手可得。」當下他們從北村頭路過，一直往東，北頭留下二百五□人，這一半官兵，隨著往回抄來。此時劉春、張和兩個隨在一處，心中暗想，我家縣太爺管理地面，不定還有多少無頭奇案。盡忠乃是高俅手下。那高俅與童貫全是奸詐之人，在朝擾亂。我家縣太爺這是官運見旺。今天叫走而大再把魏盡忠制死，那時我家太爺就可無憂啦。他們這樣的想，大家一齊來到南大道。魏盡忠在馬上說：「劉春、張和，我看這車轍之上沒有行動，咱們可以散著走。」迎了上去，果然看見遠處莫方全家往這裡走來。魏盡忠說：「果然沒出我所料。前面的莫方，快把走而大交出來，咱們算是兩罷甘休，如其不然，我叫眾人將你等困住，一個也逃不出去，全把你們拿獲。」莫方一聽，心中大驚。自己不敢對敵官兵。石祿一聽，忙說：「老莫子快躲開，你們可是聽我的，叫你們奔前走。」當時他一催黑馬，趕奔上前。伸手取出一

對短把追風鏢，手中一捧。說道：「這麼辦，你們哪個過來？咱們是一鏢一個。」魏盡忠一見，問道：「劉春，他是何人？」劉春說：「魏大老爺，您可多多的留神，他可就是走而大。」魏盡忠伸手摘槍拿在手中，往前一撞，來到當場，問道：「對面來的是走而大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既然知道我走而大，還問我作甚麼？你們是這個班，前來攔阻老莫子是怎麼回事？你要真來擋老莫子，我立刻叫你家去。」說著一分雙鏢，大聲說道：「大小班聽真，你們大家是擋我者死，閃我者生。」那魏盡忠一聞此言，說道：「好一個走而大，你膽敢目無王法，對敵官長？」石祿說道：「來者大班，你報通爾的名姓。」盡忠說：「你若問你家大人，乃是教軍場的軍長，金槍無敵將魏盡忠的便是。」說完催馬擰槍奔石祿紮來。石祿見槍頭到，忙用左手鏢往外一支，右手的鏢搭在槍桿之上，一催馬，便並了馬。石祿右手鏢往他胸前一掃，魏盡忠一見，大吃一驚。連忙橫槍要架，身子隨往後一仰，使了一個鐵板橋。右手鏢雖過去，左手鏢已到，他再想躲，那可就來不及啦，一鏢正中脖項之上，耳輪中只聽撲哧一聲，人頭落地。屍身栽下馬來，空馬落荒而走。

張和一見，他一死，縣太爺的紗帽，可以高枕無憂。這個機會不可不來一下子。這才大聲說：「列位快把他們圍啦，休要放走一人。」眾官兵一聞此言，只可各執刀槍。圍了上來。石祿說：「大小班兒聽真，你等是閃我者生，擋我者死。」說完下了馬，一掄雙鏢向官兵砍來。這二百五〇個兵卒，被他打的屍橫一片，血水成河。真是遭劫的在數，在數的難逃，死傷不少。大家一看知道不成，連忙散開一條道路。石祿說：「老莫子雄兒，你們還不快走啦？」當下莫方等，便催車輛馬匹，衝了過去。石祿橫鏢在此斷後。張和一見，忙叫官兵去到北村頭，叫劉頭帶兵前來。官兵飛跑去報了報告，來到北村頭，大聲喊道：「劉頭，您快去看看去，那走而大殺法驍勇萬戰無敵！魏盡忠魏大老爺全死於走而大的軍刀下啦。」劉春一聞此言，連忙率領二百五〇官兵，迎了過去。到了切近一看，那走而大還沒走啦。當時就要想圍。石祿一見，飛身上馬。說道：「大小班兒聽真，我要走啦。這裡的事，你們辦吧。」一打馬竟自揚長而去。

如今且說劉春張和，看官兵死傷三〇多名。輕傷者無數，內中有一兵，姓萬名叫萬通。他說道：「列位，咱們大家沒有辦法，只可向縣衙兩位班頭，來商量後事吧。如今官兵死傷遍地，魏大老爺人頭兩分，該當如何？」劉春說：「如今死傷無數，走而大與莫方人已逃跑。那只可先回縣太爺吧。」這個時候有人將馬追回，又從魏盡忠屍下手中拾槍來，派人在此看守。劉春便帶四個官兵進到莫家村的南村頭，來到店中，叫道：「店家。」當時，李忠、王英，聽見忙出來查看。劉春問道：「你二人叫甚麼名字？」李忠、王英二人通了姓名。原來李忠在北村頭，看見一枝子官兵往東而去，他趕緊去報告老人家莫福。說：「有一枝子官兵，往東而去啦。」莫福說：「不要緊，少時若有人來問，就給他一個不知道。一問三不知，神仙都沒法子。」王英、李忠答應：「是。」少時劉春帶官兵來到，便向李忠問道：「你家達官啦？」二人一齊說道：「我家達官上了青州府啦。」劉春說：「他走的這麼快？」李忠說：「走了半天吧，無法去追。」劉春說：「你們這裡跟呂家是怎麼回事呀？」李忠說：「都是因為我家小姐，才硬下花紅，前來搶親。那時我們店中正趕上一位達官專好打路見不平，所以沒搭走了我家姑娘，倒把走而大給搭走啦。所以到了他家，才出了事。」劉春說：「那麼走而大與你家達官有個認識嗎？」李忠說：「不認得。」劉春說：「我看他一定不是真名實姓。」李忠說：「對啦，我聽說那走而大，不姓走。他本姓石名祿，外號穿山熊。」劉春說：「他住家哪裡呀？家中還有甚麼人？你們能知道嗎？」李忠說道：「平素我們不認識，也不知道他的住處。」劉春說：「那就是啦。」說著便叫那四名官兵，分頭去到南北村頭去站。四兵走後，劉春說：「王英、李忠，你二人別說我有私心，我跟縣太爺全是一個心。要講呂登清，他們反到何處去啦？這一來倒除了害啦。以後無論何人，要是前來打聽你們莫老達官與走而大，可千萬的別說真情實話。咱們全是一樣的人，說甚麼也不要緊，就別向他人說，免得露了馬腳。」王、李二人一聽說道：「不錯。想那呂登清在世之時，乃是一個土豪惡霸的頭兒，地面上有那惡奴為非作歹或是作了命案，知縣都沒地方拿人去。劉春在店中打聽出來，走而大原來就是石祿，遂命李忠去到南村頭叫來兩個官兵，好一齊回衙交差。李忠答應去了，劉春又問王英道：「那麼你家老達官投奔哪裡去？」王英說：「這一層我們員外到沒說，我們不知道上哪裡去了？」劉春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必說啦。可是以後再有人來問，你二人千萬也照這樣說法。別改口語，免得我們縣太爺紗帽不穩。」王英點頭稱是。少時李忠與兩個官兵回來，劉春便帶著這兩個兵，一齊到北村頭，會同那兩個兵，五個人一齊回到縣衙。

劉春見過知縣，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下役奉諭前去抄拿莫方家眷，我與守備魏盡忠，點官兵五百，趕奔莫家村。中途路上遇見莫方率領車馬人等，出村逃走，當時有魏大老爺與他辦理，不料走而大未走，他手分雙鏢迎了過來。魏大老爺提槍催馬，攔住走而大，他二人當時交起手來，沒有三合，魏大老爺便命喪走而大手下。那時官兵一圍他，死了〇數名。帶傷的無數，走而大嚇退官兵，放走莫方滿門家眷，他也飛身上馬，遠遁逃脫了。下役命張和在當場照料一切，我先回來稟報您知。請您早作準備。」張純習一聞此言，說道：「劉春呀，我想這個走而大一定是假名假姓。」劉春說：「下役到了莫家村店中，向李忠、王英去打聽，據李忠說他姓石名祿，外號穿山熊。」張純習說：「是啦，那你下去快預備，咱們好上莫家村南口外驗屍去。」劉春答應，出來一齊人，少時知縣出來，便一同的向莫家村而來。到了南村口外，見張和帶些兵丁正在那裡看守。一查驗死者〇七名，受傷者三〇二名，便賞了死者每人一口棺材。有哭主另有恤金。受傷官兵每人〇兩紋銀，半個月官假。沒有哭主的掩埋死屍。張純習這才帶領眾人回到衙署，從新帶了穩婆，又到了呂家寨，前來驗屍。驗看男女的死屍。劉春先到內宅，到了院中一看，是橫屍遍地。一找呂登清的屍首，好容易才找著。原來他腦袋剩下半個，再看別的屍首，有腰斷兩截，有立劈兩半的，有摔死的，此時因為死的太多，無法認啦，只可按照各人衣服來分。他又到屋中，各處查看，西間沒有死屍。這才來到東裡間，查出牀下有兩個死婆子，遂出來到前院，一回稟縣太爺。當時張和縣帶領仵作人等來到後院，先驗看劉、楊二婆。穩婆上前觀看，少時驗完，回稟太爺說：「這個婦人被一掌打碎頭顱，這是一反嘴巴打偏了臉，也是死於非命。」書中說到，驗完屍，一查點東西，是全被搶啦。先行領來棺木，令人收拾死屍。派〇名官兵，在此看守宅院。劉春派好了大家。縣太爺一看全派好了，這才回衙。後來張和又回來細報一次，這才備公事，行文上司。知府姓韓名德祺，一見公事到啦，連忙命該差之人走馬報去臨安城，直到蔡府下書。下書之人名叫張隆，知府賞路費二〇兩。騎馬拿好公司書信，趕奔都京。一路之上，是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這天來到都京。拉馬匹進東門，直到珍珠巷，到西口內路北蔡府，上前打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邊誰呀？」張隆說：「我乃知府派來的下役張隆，前來下書。」僕人蔡會開了門，問明白了，到裡面一回蔡京。蔡京忙叫把下書人帶了進來。蔡會出來，將張隆叫到裡面，見了蔡京，跪倒行禮，說：「下役張隆，奉了我家府台大人之命，前來見蔡太師。有書信公文，請您觀看。」蔡京說：「好。你站起講話。」張隆說：「謝過太師爺。」站了起來，用手取出書信及公文，雙手呈與太師。太師接了過來，不由吃了一驚。欲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